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醒梦骈言



[清]
守朴翁 著



远方出版社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醒梦骈言

[清]守朴翁 著

30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梦骈言/(清)守朴翁著.—2版.—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4

(中国图书馆基本馆藏系列)

ISBN 978-7-80723-045-8

I.醒... II.守... III.话本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810 号

醒梦骈言

著	者	[清]守朴翁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59
字	数	675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045-8	
总定价	1148.00 元(共 45 册)	

远方出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先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的经典之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典文学是古代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古典文学作品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揭露，对理想社会的渴盼。古人明确的是非立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一日三省吾身”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自我要求；重义轻利、舍身取义的义利观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追求。以至虽身陷困顿，仍怀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青云之志。古人闪耀着人文精神光芒的名句使我们在感受古典文学作品音节之响亮，文字之华丽，篇章结构之严整的同时，感受着那力透纸背的心灵之音的回响。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那种封闭的、狭隘的学习已经落伍，而进入开放的世界是大势所趋。它要求学习者

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使古典文学绽放出时代光彩。因此,古典文学教育对于学生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套丛书选材于明清时期的优秀作品,内容涵盖公案、谴责、侠义、传奇等。其中作品皆以当时社会为背景,所宣扬的是非观、善恶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今之相比较,不尽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品味这些作品之时,理应抱着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

此批作品皆先人所作,古今用语、文字多有不同,以今日之眼光,其有别字在所难免;同时,历经数百年之纷扰,中间或有缺失。为保其原貌,吾辈不敢妄加修改。只是在单字缺损处以“□”相示。望读者谅之。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1
第 二 回	遭世乱咫尺抛鸾侶 成家庆天涯聚雁行	29
第 三 回	果秀才忘诚求偶 俏佳人感激许身	51
第 四 回	妒妇巧谗苦厄 淑姬大享荣华	75
第 五 回	逞凶焰欺凌柔懦 酿和气感化顽残	98
第 六 回	违父命孽由己作 代姊嫁福自天来	122

第七回	遇贤镜蛇难犯 遭悍妇狼狽堪怜	145
第八回	施鬼蜮随地生波 仗神灵转灾为福	167
第九回	倩明媒但求一美 央冥判竟得双姝	190
第十回	从左道一时失足 纳忠言立刻回头	213
第十一回	联新句山盟海誓 咏旧词璧合珠还	233
第十二回	埋白石神人施小计 得黄金豪士振家声	258

第一回 假必正红丝夙系空门 伪妙常白首永随学士

五百年前，预定下姻缘喜簿，任从他，貌判妍媸，难逃其数。巧妻常伴拙夫眠，美汉惯搂丑妇卧。何况是一样好花枝，愈不错。贵逢贱，难云祸；富逢贫，非由误。总归是、月老作成缘故。高堂纵有不然心，子女都毫无憎恶，又何若去违拗天公，生嗔怒。

姻缘一事，从来说是五百年前预定。不是姻缘，勉强撮合不来。果系姻缘，也再分他不开。尽有门户高低悬绝的，并世有冤仇的，一经月老把赤绳系定，便曲曲弯弯要走拢来，这叫做“姻缘姻缘，事非偶然”。

明朝成化年间，湖广武昌府江夏县，有个秀才姓曾名粹，号学深。他父亲曾乾吉，原是举人，和母亲庄氏只生得他一个，自然是爱如珍宝，不消说的了。

他五六岁时，有个相面的，相他后来该娶尼姑为妻，曾乾



醒梦研言



吉和庄氏都道这相士随口喷蛆，全然不信。

那曾学深聪明绝世，读书过目不忘，十四岁入了学，十六岁就补了廪，各处都知名，晓得他是位少年才子。又且生得如傅粉何郎，异常秀美。

却是作怪，与他论婚，再也不成。试想这样一位潘安般的少年才子，而且父亲又是孝廉，家境也算厚实，难道这些拣女婿的，还不肯把女儿与他吗？却不是曾乾吉心里不合式，便是事已垂成，那边的女儿生病死了。

曾乾吉止此一子，急欲与他联姻，见这般不凑巧，未免纳闷，却又因年未弱冠，也不十分在意。

却说庄夫人娘家在黄州，去武昌二百里，还有母亲，已快七十多岁。只因路远，自己不能时常定省，只差家下人到彼探望。

今见儿子大了，便对他道：“你外祖母处久不通音信，我在先只令下人去问候，却不能把老人家近来底细情形告诉我。你如今年已长成，可与我走一遭去。”

曾学深便打叠好一肩行李，叫家童阿庆挑了，来至江边，雇了一只小船，取路投黄州来。

到了码头上登了岸。阿庆是时常打发他来，认得路熟的，便一径来到庄家。

那曾学深的外祖母是于氏，外祖庄培荣曾做过江西九江府知府，没已多年。母舅庄德音，原任南直句容县知县，因告

终养在家。

当下于夫人和庄德音，见曾小官人到了，合家大喜，彼此问了些近况，便唤家人打扫一间书房，令他安歇。

曾学深次日便要回家，于氏老夫人和他母舅，那里肯放。

于氏老夫人道：“外孙，难得你到这里，我有好些说话要问你，却一时想不出，你且在这里歇下半个月，才放你回去。”

曾学深只得住下。那时正是暮春天气，黄州地面景致甚多。曾学深日里同了表弟兄们，各处去游玩，到晚回来，却和于氏老夫人说些家中闲话。

从来外婆见了外孙来家，说话最多，他家有几个菜瓶，几个酱瓮，也要问到的。这且不表。

一日，曾学深同着十二岁的小表弟，在一个显圣庵里游玩。那庵是女庵，有好几位尼姑，在内焚修。

他两人游玩了回来，将次到家，遇见邻家一位张老妈妈，问他表弟道：“小官人，今日陪了曾相公，那里顽耍？”表弟答道：“方才在显圣庵里。”

张妈妈笑嘻嘻的道：“小官家不会顽耍，我黄州有两句口号道：‘黄州四翠，少者为最。’怎不陪了曾相公去看看，倒到那显圣庵里去？”

曾学深听了，问道：“老妈妈，怎叫做‘黄州四翠，少者为最’？”

老妈妈告道：“我黄州南门外，离城五里，有个观音庵，也



醒梦研言

是女庵，那里有四个美貌的尼姑，因此有这句话。老身不过和小官人取笑，这地方却是相公们游玩不得的。”

曾学深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听了这话，回到外婆家里，心中想道：既有这个去处，我明日去走一遭，却不要同表弟兄们去才好，省得被人知道。

次日天明，吃了早膳，没人在前，他便独自一个，走出墙门，一径往南城而去。问到观音庵前，只见约十亩大的一个池，湾湾的抱着那庵。沿池都是合抱不交的柳树，绿荫正浓，有几个黄莺儿，在叶底下弄那娇滴滴的声音。飞下柳絮到水面上，小鱼儿就来拖拉扯扯。

曾学深看了，心中悦畅道：“不要说别的，只这景致也就不同。”见那庵门闭着，便轻轻敲了两三声，里边走出个七十多岁的佛婆来，问道：“那位？”曾学深道：“是来游玩的。”

佛婆便领他到大殿上。恰好四位尼姑在那里做法事，都是带发修行的，一个个都生得标致。一个幼年三十左右，一位在二十四五，一个二十光景，只有一位小的，分外可爱。但见：

眉似远山衔翠，目如秋水凝神。漆般黑青丝压鬓，雪样白粉脸含春。樱桃启处，佛经卷卷出佳音；玉笋抽时，法器般般作妙响。若非刘阮山中见，定是襄王梦里逢。

曾学深见了，不要说是消魂，连魄也都化了。等他们法事完毕，与他们逐个打了问讯，众人都去烹茶洗盏，只留这小的在殿上陪客。见曾学深不转眼的看他，便把头来低了。

曾学深问他：“青春多少？”

答道：“一十六岁。”

曾学深又问他：“俗姓什么？是何法号？”

答道：“姓陈，法名翠云。”

曾学深便戏他道：“好奇怪，小生恰恰姓潘。”

只见他玉容泛赤，立起身，漾漾地走了开去。

不多时，众尼送出茶来，又捧出十多盘子果品来款待。

曾学深向众尼一一问过姓名。那三十左右的答道：“贫尼叫白翠松。”指着二十四五的道：“这位梁翠柏。”又指二十岁光景的道：“这位盛翠岩。”便问：“相公高姓？”

曾学深不好说与他真名姓，便顶着上文来道：“小生姓潘。”

白翠松道：“听相公口音，不像是这里人氏。”

曾学深道：“小生家里，原在武昌。因慕黄州景致，特地来游。”

众人言来语去，却再不见翠云出来。曾学深忍不住，问白翠松道：“还一位小姑娘，缘何不见出来？”

白翠松笑道：“这丫头是怕生人的，因此避过了。”

曾学深又闲话了几句，便起身作别。白翠松和梁翠柏，两个留道：“请在小庵奉了斋去。”曾学深推辞道：“有朋友在寓中等候，不好耽搁。”

白、梁两尼又苦苦相留，曾学深只是要去。两尼送他到门



外，白翠松嘱道：“相公倘要见翠云这丫头，可于明日傍晚到来。”

曾学深回到外婆处，于氏老夫人问道：“外孙，你半日在那里，却令人寻你不见？”

曾学深扯个谎说：“今日偶然出去，左近闲步，遇着个同学朋友，在这里课徒，扯去闲话。因此违了慈颜。他还约明日下午，到他馆中，代他做个寿启，却又是没推托的。”

于氏老夫人道：“难得你这等年龄，便人人慕你才学。我听了也快活不过。”

次日中饭后，曾学深去见外婆，只说是到朋友馆中去，今夜不及回来，家里不必等候。说罢，便又出门，望观音庵来。

只见庵门虚掩，便推将进去，走到大殿上，白翠松和梁、盛两尼，陆续都见过了，却只不见翠云。

曾学深心头惶惑，好像不见了什么珍宝一般，却又不好就问。众尼当下整修蔬菜款待他。

曾学深道：“千万不要费心，若是这般，小生就去了。”众人不听，却也不见曾学深肯去。

白翠松邀他到自己房里用斋，曾学深欲待推辞，却被他和梁翠柏两个拥了进去，让他朝南坐了，白梁两人坐在横头。盛翠岩却早走了开去，再不见来。

白翠松斟酒来劝曾学深，曾学深也回敬了他两个。

曾学深忍不住问道：“陈姑今日缘何不见？”

白翠松道：“他还怕羞，少不得要来的。”

饮了几杯，天已渐昏，却只不见陈翠云到来。曾学深只得起身道：“天已晚了，小生且暂别，明日再来。”

白翠松一把拖住道：“且再坐坐，我去捉这丫头来见面便了。”曾学深便又坐下，白翠松道：“相公要见翠云，却要依我一件事。”

便把酒来斟下三大杯道：“要相公饮这三杯，尽了贫尼相敬意思。”

曾学深酒量本来不高，又已吃过些，有些来不得，却因要见心上人，不敢推辞，把那三大杯饮干，已有些醉了。

只见梁翠柏也斟上三大杯道：“请相公也收了我这点敬意。”



曾学深告道：“承梁姑美情，小生焉敢不领。但来不得那急酒，不如等见了陈姑吃罢。”

梁翠柏笑道：“相公见过了这丫头，那里还有工夫吃我的酒。这却定要先奉敬的。”

曾学深没奈何，只得接来勉强吃下，不觉大醉，两只眼睛合下来，身子都坐不住了。

白、梁两人便去捡了门，扶他到床上，替他除去衣服，把他暂做了一夜《孟子》上有一妻一妾的齐人。

次日天明，都走起来。曾学深晓得他两个的作为，是再不肯把翠云与他见的了，便告别了要回。

白、梁两人留道：“住在这里，今日包你见翠云便了。”曾学深知是哄他，便托词道：“我日里在此不便，不如去了，仍旧傍晚来罢。但是今晚却要把翠云与我见的。”便出了庵门，望外婆家里来。

他一个瘦弱后生，被两个壮年尼姑，缠那一夜，觉得十分疲乏，不敢再去。却又不能忘怀那翠云，便只说自己喜欢独自一个闲玩，日日别了外婆和母舅出门。却便到观音庵左近去探望，要等白梁两人出去了，才进去。

一日傍晚，只见白翠松和个少年出庵，一路说说笑笑去了，心下想道：他去了就好了，只梁翠柏一人，我也不怕。

即便走近庵去把门叩了两下。却是盛翠岩出来开门。曾学深假意问道：“众位姑姑都在么？”盛尼答道：“白师兄方才出门，想要明日回来；梁师兄这两天也不在庵。”

曾学深见说，心中大喜，便道：“烦姑姑领小生见陈姑一面。”

翠岩便引导他去，却另是一所院宇。来到那房前，翠岩叫道：“翠云，客人到了。”

只听见一“砰”的一响，翠岩微笑道：“闭了门了。”曾学深立在窗外，意欲说话，却碍着盛翠岩在旁，不好说得。翠岩见他这光景，便走了开去。

原来翠云虽在这个庵里，却和盛翠岩都是女慕贞洁的，因此两人最说得来。翠云常想：自己这般美貌，在空门中怕有人



欺侮，终非了局。思量择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嫁他。前日在殿上见了曾学深那表人才，也颇动心。闻得翠岩说他为了自己，明日又来，却被白梁两人灌醉了，两个对付他一个，心中好生不忍。

这番听得他来，虽是把门关了，也想和他说几句话，却早听见曾学深在窗外说道：“小生有句话儿，要对小姑姑讲，望把门来开了。”

翠云在窗格内张见翠岩不在，便隔窗回言道：“这里不是郎君游玩地方，翠松、翠柏都只借我来勾引郎君，若然再来性命不保了。小尼在这里也非了局，原要抛去空门，做那女子从人之事。若要像白梁两人这般行为，宁死不学他的。郎君快请回罢。”



曾学深听了这几句贞烈的话，越发爱慕，便又道：“小姑姑这般贞烈，难道小生敢来败坏你名节。但小生自见了尊容，不胜企慕，既小姑姑有从人之意，小生也并未联姻，不知可肯俯订终身么？”

翠云想道：前日只见得他的相貌，今日又听他谈吐，看来不像个薄幸的。错过了他，再要择人，却也难了。便接应道：“既蒙郎君垂爱，小尼情愿相从。但我师父从幼抚养，甚非容易，须将五十金与他，为老病之费，小尼当在此守着郎君，望郎君勿负约也。”

原来庵内还有个老尼姑，八十多岁，病废在床，因此有得

白翠松、梁翠柏这般放荡。

曾学深听见又能念他师父，不忘其本，实是个好女子，益发不舍，便道：“小生敬依尊命便了。小生倘负了小姑姑，皇天在上，他日死无葬身之地。”

翠云见他罚咒，也便立誓道：“过往神明，我陈翠云倘背了潘郎，死去就落十八层地狱。”

曾学深正要和他辩明自己的真名姓，却见翠岩飞跑进来道：“白梁两人，不知为什么，都回来了。相公快到外厢去罢。不要在这里累我和师弟受气。”

翠云也在房内着急，顾不得羞，开门出来道：“三师兄不要领郎君前面去，我和你送他出后门去了罢。”翠岩道：“也说得是。但你一向不惯接送的，不要破例，我自送客罢。”翠云自觉羞涩，不由住了脚。

曾学深见生人在旁，也不好兜搭，便和翠岩出了后门，自回庄家。心中想道：他闭了房门，不容我见面，这是他做女人的正理。到得我订了婚姻，听说白、梁两人回庵，便火急开门出来，要破例送我，这是怕我再被淫尼纠缠，致害性命的缘故。想翠岩还只猜是他怕受白、梁两人的气，却那里知道佳人爱我的意思。当夜想一回，快活一回，竟学了孟夫子的“喜而不寐”。

次日早饭后，正要再出城去，守个机会进庵，却见家中打发人来说他父亲感了时气，病势沉重，迫他回家。

